

黄昏,连绵的秋雨,连天接地,茫茫无际。

临江古亭,天涯游子,面容憔悴,全身飘满雨雾,冷风轻摆着他的衣袂。他已经伫立很久了吧。

江天迷蒙,四面尽是潇潇雨声。多年漂泊的灵魂可以稍事安静一下,芜杂的心绪也可以梳理一下了。

随着雨声,一曲《八声甘州》随口吟出:对潇潇暮雨洒江天,一番洗清秋。

当年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在南师大教这首词时,反复吟诵: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……”良久,问学生,又好像自言自语:“柳永在想什么呢?”是啊,柳永在想什么呢?千百年来名家评说多如牛毛,但任何一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。

一个“对”字,起笔陡峭。面对,相对,对视。对了多久?没说,应是很长,从“一番”可知。对的状态呢?他在看潇潇暮雨,潇潇暮雨也在看他。应是相看两不厌,只有潇潇雨吧。

柳永与“对”有缘,与雨有缘,“对长亭晚,骤雨初歇。”名作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也是在“对雨”中产生。

清秋,清冷,清寂,凄清。“楚天千里清秋。”

“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”

“潇潇清秋暮,袅袅凉风发。”愁心之人喜欢清秋,就连诗圣杜甫也喜用它:垂白冯唐老,清秋宋玉悲。

可眼前这清秋是他看着这一番风雨洗出来的,雨在洗秋,也是在洗自己的愁心啊。

渐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。

不知为何,每每读到此句,一股伤感就涌上心头。让你真切地体会到,伟大的作品可以超越时空,感染读者。反过来,读者仅凭素读,无须知人论世,就可感受作品的魅力。

苏轼向来鄙柳词,却对这三

句评价极高:“人皆言柳耆卿词俗,然如‘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’,唐人佳处,不过如此。”

唐人佳处,最相似者,当属太白之“西风残照,汉家陵阙。”萧瑟,苍凉,孤寂,却犹感雄风。

秋雨已停,冷风渐紧,天地萧瑟,然而一片残阳却斜照楼头。这是怎样一幅凄冷的美丽啊!有评者说:一句“残照当楼”,境界全出。这一句精彩处在“当楼”二字,似全宇宙悲秋之气一起袭来。

这四字意蕴深厚。我们看相似的说法:

“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”落日,没救了,辛弃疾对投降派把控的朝廷完全失望。

“长河落日圆”,“落日”依旧圆满,且有“长河”相配,生出雄壮奇丽之美,是盛唐气象。

“老夫喜作黄昏颂,满目青山夕照明。”谁有叶帅这样辉煌的晚景呢?

“一道残阳铺水中,半江瑟瑟半江红。”这是温柔的绚丽。

“照”比“阳”有动感,有力度;“残”与“落”相比,尚存希望。是什么给疲惫凄冷的柳永以温暖呢,是什么让他在漂泊不定中尚存希望呢?后面再叙。

残照当楼,一个很特别的意象。

人生步入秋冬之季,都渐成残照。残照即是回照,你走的路越长,错路越多;说的话越多,漏洞越多;吃的饭越多,毒素越多;做的事越多,缺憾越多。身体在衰老,智力在衰退,心绪在衰钝,皆是残照。虽残却还在照,当剔除黑子,剔除戾芒,给萧瑟冷落的关河照以温暖之光、醇厚之光、和善之光。

是处红衰翠减,苒苒物华休。

凋红减翠,华年不再。风流尽被雨打风吹去,然繁华落尽真心方现。

柳永“奉旨填词”,游走江湖,潇洒成大宋第一“词红”。“凡有井水饮处,皆能歌柳词。”江湖



月光城 随笔

何事苦淹留

王光煜

上流传“不愿穿绫罗,愿依柳七哥;不愿君王召,愿得柳七叫;不愿千贯金,愿中柳七心;不愿神仙见,愿识柳七面。”

然而,光彩霞衣的下面,内心的孤寂痛楚有谁能解?平日里红粉珠光彩袖歌舞应接不暇,现在面对的只有潇潇暮雨冷落关河,当楼残照直射人心,那份痛楚再也无计回避。

25岁那年,意气洋洋,首试科举,却因“属辞浮靡”遭谴责落第。如我大才,何处不风光?“才子词人,自是白衣卿相。”“且恁偎红倚翠,风流事,平生畅。青春都一饷。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。”畅快呀!可这不是真的。只恨那时太年轻,太浮躁、太任性,偏混迹于烟花巷陌,沉醉于听歌买笑。然而,那份初心始终未泯,就像影子时现在酒醒时夜梦中……

想我柳永,出身官宦世家,自幼受教儒学,立功名用世之志,从未想到要终结于烟花柳巷,我的梦想只有一个,就是金榜题名。再说了,虽然这些年词名鹊起,粉丝接踵,但我清楚,自己充其量只算个当红的流行歌曲作者,那些作品虽歌者如潮,却难入正统文人仕子的法眼,我心不甘啊!

据说有后世之人,说我厌弃官场浮名,一心填词,遂开一代词风,又花开遍地,雨露滋润,逍遥赛神仙。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

可命运总是跟我开玩笑,屡试不中!已经第四次落第了吧。24年了,我的人生还有24年吗?天地无语,唯有长江水,东流亦无语。

这时,一股温情飘飘渺渺地袭来,滋润,慰藉,安心。啊,那是久违的乡情亲情。在孤苦无助的时候,能依靠的还

是家啊!是那个青砖黑瓦的家,那个粗茶淡饭妻儿承欢的家,那个传承诗书培才育志的家。

不忍登高临远,望故乡渺邈,归思难收。惭愧啊,如此蹉跎岁月,唯有一声长叹!

叹——

年来踪迹,何事苦淹留?

何事——苦——淹——留——?

明知痛苦,为何还要淹留?

假红倚翠平生畅?青词坊曲换衣食?浅斟低唱显风流?粉丝拥戴胜浮名?且不闻杜牧“十年一觉扬州梦,留得青楼薄幸名。”

泥潭只会越陷越深,明知山有虎,就是难下山。晚辈周敦颐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清涟而不妖”,我佩服啊!

真是千年一叹,一叹千年!

千年后,物华至盛,引人淹留者甚繁,人多行色匆匆,焦虑日增,故当常寻古驿长亭,做柳永之叹。困顿而生慨叹,是智者;慨叹而能超拔,是贤人。

古亭上,柳永依旧伫立。

恍惚中,看见妻子了,还是初嫁时的模样。她早早化好了妆,在楼上临窗凝望,眼光随着江面每一艘过往的船只移动。听到妻子的呼唤了:“七郎——!”“七郎——!”“七郎——!”

“诶——”

可能能回去吗?能这样回去吗?

两年后。仁宗亲政,特开恩科,对历届科场沉沦之士放宽尺度,柳永欣然赴试,荣登进士。后调任余杭县令,让百姓休养生息,深受爱戴。转任定海晓峰盐监,体恤盐工。为政有声,被称为“名宦”。庆历新政,得入朝廷,累迁官职,以屯田员外郎致仕,七十而终。

然柳七郎登仕后,浪心难收,挥洒随意,死后无钱安葬,终是爱柳词的义妓们凑钱葬之。

昨日白露,夜里一场秋风,无上清凉。

新秋的夜晚实在值得“无上清凉”四字,漫不经心的,清静远逸的,就得了大平淡与大自在。守着这样的夜几乎不想睡,立于充作书房的小隔间里,窗内是书,窗外风吹树影,隔窗亦有风在衣。恍惚有了隔世感,便应了那句“闭门即是深山”。

一夜熟眠,晨起犹凉,套身布袍子趿双塑料凉鞋去市场买菜。市场的早晨有大热闹,杂沓又整饬,纷乱又有秩序,蔬菜一叶带水,肉食一片温情,鱼虾一派生猛。都是喜人之相。老嫗在地上蹲着,铺一张已趋板硬的塑料薄膜,由提篮里拿出两把藤

蕹菜、三五根苦瓜、七八个茄子,又倒出一小撮辣椒。蕹菜油绿,苦瓜有粉绿有金红,茄子紫,辣椒红间绿,很好看呢。我拣了一根粉绿莹亮的苦瓜和一些青红椒,回家做辣椒炒苦瓜。

南方苦瓜有两种模样。肥胖些绿些盈盈透出水头的是青苦瓜,色白些也细长些的叫白苦瓜。其实也是一家子的两兄弟而已,只白苦瓜清苦,青苦瓜甘苦。据说白苦瓜有“白玉苦瓜”的美称,余光中先生有一首诗《白玉苦瓜》,写和田白玉的苦瓜,是国宝。诗不见得如何好,刻意了,滋味不如白苦瓜。我仍旧觉得白苦瓜水头欠了,也少温润,不如青苦瓜。



月光城 散文

无上清凉

王亚

苦瓜晒了秋阳就渐渐变黄熟了,老熟后就变成金红色,有人叫它红苦瓜。苦瓜老后倒甜了,掰开来,瓜子上裹一层火红黏稠的膜,那个更甜。红苦瓜不能再老了,再老就软塌塌裂开几瓣,像开花似的,红黏膜带着瓜子一齐掉了,苦瓜也渐渐萎了死了。

我不曾吃过红苦瓜,有朋友说红苦瓜瘦肉汤好喝。大约红苦瓜的甜与肉味相融吧。

青苦瓜与白苦瓜自然也与肉味相融,苦味不贫乏了,肉味也减了些脂腻。因之,世人多佐以猪肉。我不好肉食,就清炒、辣椒炒或鸡蛋炒。

世人多将苦瓜切片后在水里焯一遍,苦味去些才炒。我独好本味,以为不苦便不配叫苦瓜,如同日子,不苦也就品咂不出甜味了。

还是炒苦瓜。青椒红椒切了,配上苦瓜一炒,香辣甘苦脆爽皆有了。揀一箸入口,抵得了人世诸般滋味。吃得了苦,自会甘来,如此才诸事无恙,无上清凉。嗯,粤人叫它凉瓜,大概也取清凉之意。

苦瓜、凉瓜都是民间叫法,《本草纲目》里有“锦荔枝”“癞葡萄”的称谓,似乎雅了,倒显得矫情。石涛有号曰“苦瓜和尚”,苦瓜也可取一名号——无上清凉。